

香港粵語標音的現狀

林茵茵

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

提要 粵語是香港的教育語言、廣播語言、官方和民間的工作語言。然而，香港至今還沒有一套公認的粵語標音系統。雖然香港粵語的應用範圍只限於聽和講，讀和寫採用標準漢語，但在缺乏標音標準的情況下，多少會帶來使用上的不便。本文將比較十種通行的拼音系統，分析系統之間異同，以呈現香港標音的現況，供使用者參考。

關鍵詞 粵語、標音

一

目前，粵語仍然是香港的教育語言、廣播語言、官方和民間的工作語言。然而，香港至今還沒有一套公認的粵語標音系統。雖然香港粵語的應用範圍只限於聽和講，讀和寫採用標準漢語，但在缺乏標音標準的情況下，多少會帶來使用上的不便。

殖民統治時期，英國人不懂中文，遇到香港的人名和地名，必須將中文轉寫為英文字母，方能解決溝通的問題。早期的粵語標音是傳教士在十九世紀初設計的，最先不能分送氣與否，而且也不區分[a][v]，更沒有聲調；後來傳教士才在上面加上附加標號(diacritics)，以為區別。英國人把傳教士的拼音使用在政府文件中，但在記錄香港的人名和地名時，卻又忽略這些標號。直至今日，英國人這種拼音仍然是香港地名和身份證上人名的正式拼寫，然而，它們依舊無法表達出粵語的確切發音。

到了二十世紀，為了教導其他外國人學習粵語，用以傳教、經商，專家學者設計了其他的標音方式，這些拼音也逐漸成熟，其中以耶魯大學和劉錫祥的系統比較流行。與此同時，以粵語為母語的人也使用國際音標和羅馬拼音方式來為粵語注音，如40年代的黃錫凌、80年代的饒秉才等，近年又有麥耘和香港語言學會的粵語拼音。但由於這些作者們之間沒有什麼聯繫，粵語標音從此進入戰國時代。

為此，本文將比較十種通行的拼音系統，分析系統之間異同，以呈現香港標音的現況，供使用者參考。

二

從十九世紀初至今這一百多年間，根據我們的調查，香港粵語標音的系統至少有三十五種，當中有教材、字辭典、檢索資料等。

	年份	系統	資料
1	1841	Bridgman, Elijah Coleman	A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
2	1858	Williams, Samuel Wells	Ton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Canton Dialect
3	1877	Eitel, Ernest John	A Chinese Dictionary in the Cantonese Dialect
4	19 世紀後期	Wade, Thomas Francis	
5	1908	Ball, James Dyer	Cantonese Made Easy
6	1912	Jones, Daniel	A Cantonese Phonetic Reader
7	1917	Tipson, Ernest	A Cantonese Syllabary
8	1931	Wells, Herbert Richmond	An English Cantonese Dictionary
9	1935	Meyer, Bernard F. and Wempe, Theodore F.	The Student's Cantonese-English Dictionary
10	1941	黃錫凌	粵音韻彙
11	1947	趙元任	Cantonese Primer
12	1950s	蔣克秋	實用英粵字典
13	1954	Barnett & Chao	
14	1957	王力	廣州話淺說
15	1958	黃伯榮	方言與普通話集刊
16	1960s	Jack Robinson	粵英四千字
17	1960	耶魯大學	黃伯飛 Cantonese Dictionary
18	1960	廣東省教育部	廣州話拼音方案
19	1962	馮思禹	廣州音字彙
20	1963	喬硯農	中文字典
21	1969	Li Kai Yeung	Cantonese Pronunciation Made Easy
22	1971	余秉昭	同音字彙
23	1971	Cheung Oakman	Oakman's Cantonese-English dictionary
24	1972	劉錫祥	Intermediate Cantonese
25	1972	趙榮光	現代粵語
26	1974	馮田獵	粵語同音字典
27	1981	饒秉才等	廣州話方言詞典
28	1991	林柏松	〈關於廣州話拼音方案的幾點 意見〉,《第三屆國際粵方言研 討會論文集》

29	1992	香港語文教育學院	常用字廣州話讀音表
30	1992	植符蘭	廣州話六百句
31	1993	高年華、植符蘭	粵語拼音方案
32	1993	香港語言學學會	粵語拼音字表
33	1994	香港商業電話簿	電話簿廣州音拼音
34	1995	饒秉才	〈修訂廣州話拼音方案的新理想〉,《第五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
35	2002	詹伯慧	廣州話正音字典

從這些資料，我們可以清楚看到：粵語的標音系統，長期處於不統一的狀態。這種不統一的現象，對信息處理、教學、研究、日常生活都有一定的影響。本文先就其中十種較為通行的系統作比較。

	著者	書名/篇名	出版社	出版年份
1	黃錫凌	粵音韻彙	中華書局	1941
2	Huang, Po-fei (耶魯)	Cantonese Dictionary	New Heaven	1970
3	劉錫祥	初級粵語課本	香港政府印務局	1972
4	喬硯農	中文字典	華僑語文	1974
5	饒秉才	廣州音字典	三聯書店	1985
		修訂廣州話拼音方案 的新設想	第五屆粵方言研討 會論文集	1997
6	何文匯	粵音正讀示例	博益出版集團有限 公司	1989
7	香港語文教育學院	常用字廣州話讀音表	香港教育署	1990
8	通用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街道地方指南	通用圖書有限公司	1995
9	香港語言學學會	粵語拼音字表	香港語言學學會	1997
10	詹伯慧	廣州話正音字典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02

三

綜合各家的系統，大部分系統的聲母有 19 個(不包括零聲母)，少部分的系統把[ts]、[ts'][s]分為兩組，即增加了三個聲母，共 22 個聲母。例如：黃錫凌分成翹舌(dz, ts, s)、不翹舌(dz2, ts2, s2)兩組；饒秉才分在[i]、[y]元音前(z, c, s)及在其他元音前(j, q, x)兩組。

各家的系統在聲母方面方面，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差異：

1. 一音二符——[ts][ts'][s]的處理

個別系統為了便利普通話的學習者，將實際發音完全相同的[ts][ts'][s]分為兩組。換而

言之，在通行的粵語標音之中，同一系統相同的發音，會利用不同的符號來表示。

2. 以u表聲母及韻母——[kw][k'w]的處理

有的系統用gw、kw代表[kw][k'w]，有的系統用gu、ku。以gu、ku代表[kw][k'w]的系統中，u在聲母表示圓唇，在韻母表示[u]。但近年已經趨向統一，同用gw、kw代表[kw][k'w]。

3. 新舊系統的差異——[j]的處理

在各家的系統中，都使用j作為聲母。較新的系統，以j標[j]，而在[ts]組用dz、z，就不再重複用j；較舊的系統，以y標[j]，而在[ts]組則用j作聲母。

香港街道地方指南的標音方法(下稱港府系統¹)與其他系統的差異大，將在此作獨立討論。

1. 一音二符

一個聲母以兩個符號來標音的情況有三種：

- (1) 以k、kw兩個符號標聲母[k]。如：「古」ku、kwu，「觀」kun、kwun。
- (2) [w]與零聲母相混、[w]聲母當作零聲母。如：「匯」wui、ui。
- (3) 零聲母與[ŋ]相混、零聲母當作[ŋ]聲母。如：「愛」oi、ngoi，「坳」au、ngau。

2. 一音三符

一個聲母以三個符號來標音的情況有兩種：

- (1) 聲母[s]以s、sh、ch三個符號標示。如：「成」sing、shing，「信」sun、shun，「壽」sau、shau，「沙」sa、sha，「善」sin、chin。
- (2) 聲母[j]以y、零聲母、j三個符號標示。例如「儀」可以標成yi、i，「賢」可以標成yin、in，「月」標yuət、「乙」標jat。

3. 二音共用、互用二符

[ts]、[ts'] 共用、互用ts、ch來標音。例如：[ts]、[ts'] 共用ch，「智」[tsi]、「池」[ts'i] 同標為chi。[ts]、[ts'] 互用ts、ch。例如[ts]聲母的「靖」[tsiŋ]可以標成tsing或ching，「仔」[tsɛi]可以標成tsai或chai。[ts'] 聲母的「芊」[ts'in]可以標成tsin或chin，「村」[ts'yn]標成tsuen或chuen等。

4. 二音一符——不分送氣、不送氣

粵語的送氣與不送氣能夠區別字義，但港府系統的標音，並沒有區分送氣、不送氣，例如：送氣的[p']與不送氣的[p]同樣標成p，又如[t]、[t']標t，[k]、[k']標k，[kw]、[k'w]標kw。

四

十種較為通行的系統中，大部分系統有53個韻母，其中語言學學會的系統增加了有音無例字的up、um、ep、et、em、en、eu、oet八個韻母。先談主要元音。

粵語的主要元音有i、e、ɛ、u、o、ɔ、œ、ə、y、ɐ、a，共十一個。本文所分析的系統中，在ə、ɛ、ɐ、o、œ五個主要元音，有的採用了一音二符的方法標音，例如：

- 喬硯農系統的[ə]標e和oe，如居[əy]-ey、津[ən]-oen、卒[ət]-oet；[ɛ]標e、ei，如些[ɛ]-e、廳[ɛŋ]-eing、石[ek]-eik；[ɐ]標a和e，如矮[ɛi]-ae、歐[əu]-au、庵[əm]-em。
- 劉錫祥系統的[œ]標eu，如香[œŋ]-eung、腳[œk]-euk；在開韻尾另加-h，如靴[œ]-euh。
- 耶魯、劉錫祥、教育學院、語言學學會標[a]為a及aa，例如阿[a]a、唉[ai]aai。
- 除港府系統外，其他九個系統一律標[e]為e或i，如四[ei]為-ei、英[ɛŋ]為ing(in)、益[ek]為ik(ig)。

系統與系統之間，個別元音所使用符號有較為統一的，也有的差異很大。例如[i]，大部分系統都以i標[i]。差異比較小的，在於系統有否使用國際音標標音，譬如[ɛ]標e還是ɛ，[ɔ]

¹ 香港政府並無出版記錄人名、地名等資料的標音系統。故此，分析時只能用《香港街道地方指南》此類間接資料來分析香港政府的標音系統。(分析時已排除普通話街道名稱、英文街道名稱。)

標o還是ɔ, [v]標a還是v。系統間的差異較大的,在於分析主要元音時,[v]、[a],[e]、[ɛ],[o]、[ɔ],[œ]、[ɐ]四組元音,有否造成對立。[v]、[a]兩個元音,大都採用有對立的方式來標音,可以是a對aa、v對a,又或是e對a。[e]、[ɛ],[o]、[ɔ],兩組也大多是對立的,[e]標i,[ɛ]標e(只有標[ei]與[ɛ]同用e)。又如[o]一般標u,[ɔ]一般標o(只有[ou]與[ɔ]同用o)。至於[œ]、[ɐ]組,許多系統都認為這組元音的六個韻母[œ]、[œŋ]、[œy]、[ɐ]、[ɛt]、[ɛy],不成對立,只屬互補分布,所以使用了相同的符號來標音,分別有oe系列、œ系列或eu系列。除上述四組外,[u]、[o]這兩個元音的六個韻母[u]、[ui]、[un]、[ut]、[oŋ]、[ok],大部分系統都只用u來代表,視這兩個元音是相同的元音。而[i]、[e]兩個元音,[i][iu][im][ip][in][it]標i-,[eŋ]、[ek]二韻以也i-來表示,也是把[i]、[e]視為相同的主要元音。

此外,由於各系統用哪些符號標哪些音,各有不同的標準,所以,十個系統在標示同一個主要元音,部分就採用了不同的符號。例如英文字母a,在甲系統標[v]的音,在乙系統標[a]的音;又如o,在甲系統標[o],在乙系統標[ɔ]。

簡言之,各系統之間的統一與差異,造成各系統的標音方式同中有異,異中有同。而在各個系統中,以港府系統與其他系統的差距最大:

港府系統中,十一個主要元音,除[ə]外,其他十個元音都用超過一個符號表示,最多的是一音六符,如[v];一音五符有[i]、[ɔ];一音四符有[œ]、[e];一音三符有[ɛ]、[a]、[y]、[o];一音二符有[u]。反過來,如用符號計算元音的話,最多是一符標四音,如i、e、a、u四個符號,各自代表四個音;o、oo各代表三個音;eo、ze代表兩個音。

各系統中,開韻尾的標音方法一般與主要元音相同。例如[ei]中的[-i],標法與[i]相同。但有些系統[u]只用o來代表[ou],沒有表示出[-u]這個韻尾。而[-y]韻尾,有的系統用i來代表,標示方法與[-i]同。

鼻韻尾[-m]、[-n]、[-ŋ]一致用m、n、ng(少數系統用ŋ),塞韻尾[-p]、[-t]、[-k]的表示方法也很一致,大多用p、t、k表示,只有一個系統用b、d、g。

而港府系統的[ɔi](-[i])會標為i或y,如蔡choi、choy;而[əy](-[y])會標為i,又或是從缺,如居標kui、ku。其他韻尾的標示方法,與其他方案甚為一致。

若不談港府系統,九種通行系統之間,五十三個韻母標音方式完全相同的只有六個,包括[i]、[iu]、[im]、[in]、[ei]、[m]。差異比較小的,是一個韻母用兩個符號標示,主要是塞韻尾用p、t、k還是b、d、g,[ŋ]用ng還是ŋ,[v-]用v還是a,共二十二個([ip]、[it]、[eŋ]、[ek]、[ɛ]、[u]、[ui]、[un]、[oŋ]、[ok]、[ou]、[ɔi]、[ɔn]、[ɔŋ]、[ŋ]、[vi]、[vu]、[vŋ]、[a]、[ai]、[am]、[an])。相同的韻母用三個符號表示的有十六個([eŋ]、[ek]、[ut]、[ɔ]、[ɔt]、[ɔk]、[œŋ]、[y]、[yn]、[vm]、[vn]、[au]、[aŋ]、[ap]、[at]、[ak]),四個符號的有六個([œ]、[œk]、[yt]、[ɛp]、[ɛt]、[ek]),用五個符號的有一個([əŋ]),六個符號的有兩個([ɛt]、[əy])。其中又以[œ]、[ɐ]的分歧最大。

港府系統的五十三個韻母,若以出現次數來計算,至少有一百種標音方法,幾乎是其他系統的一倍。

其中一音一符的有十八個,包括[iu]、[im]、[ip]、[it]、[ɛ]、[ui]、[ou]、[ɔn]、[ɔk]、[œk]、[əŋ]、[ŋ]、[ɛp]、[am]、[aŋ]、[ap]、[at]、[ak]。系統中最大差異在於[e]、[ɛ],[o]、[ɔ],[v]、[a]三組元音都沒有對立:例如[eŋ]、[eŋ]都標ing或eng;[oŋ]、[ɔŋ]都標為ong;[vŋ]、[aŋ]都標成ang。加上[i]、[ei]不對立,[u]、[o]、[ə]不對立,整個「系統」,非常混亂。

綜合來看,造成港府系統混亂的原因,主要有五個。

1. 來源問題:

早期的粵語標音是傳教士在十九世紀設計的,Bridgman、Eitel、Ball、Tipson、Jones這五個系統大概都屬於這一類。港府系統如此混亂,相信是因為當初將中文轉寫為英文字母時,政府採用集大成的方法,集合多個系統組成自己的系統,於是出現一音多符的現象;而

實際上，是來源不同而造成。例如[y]，港府系統有ue及u兩種標法，ue來自Tipson系統，ü來自Eitel、Ball系統。其他如[u]標ú(u)、oo，[un]標ún(un)、oon，[ei]標í、éi(ei)，[ɔ]標o、oh，前者是Eitel、Ball系統的標法，後者是Tipson系統的標法；都是由於來源不同而造成一音多符的現象。

如果參考系統是一音二符，港府系統也同樣使用二符。例如港府系統的[i]分別用i、z、e、ee、ze五種標音法，其中í(i)、z兩種是Eitel、Ball、Tipson標[i]時所共同使用的符號。

2. 忽略附加符號：

在五個參考系統中，附加符號有x'、x̣、ẍ、x̣四種。「'」表送氣；「^ˊ」表長音，用在á[a]、í[i]、ú[u]、éu[œ]，以區分a[ɐ]、i[e]、u[o]、-u[ø]；「^ˊ」用在ü[y]以區分ú[u]、u[ø]；「^ˊ」用在òm[ɐm]、òp[ɐp]、ò[ou]，以區分o[ɔ]。然而，政府在使用的時候，都忽略了這些附加符號。於是，造成聲母送氣不送氣同符，[p][p']不分，韻母a[ɐ]、a[a]不分，i[i]、i[e]不分，u[u]、u[ø]、u[y]不分，o[ou]、o[ɔ]不分的混亂現象。

3. 以英語的近音來標示粵語韻母：

港府系統的韻母標音，有ee、ick、ook、aw、uck、ow的標法，如lee(李)·law(羅)·how(巧)，yick(益)·fook(福)·tuck(德)。Lee是英國人的姓氏，law與how是英語，sick、cook、duck與粵語的「益」yick、「福」fook、「德」tuck「押韻」，可見政府在標音時，參考了英語中與粵語相似的發音來為粵語標音，造成了標音的一音多符的現象。

4. 沿用舊音：

五個參考系統中，[ɐm]、[ɐp]分別標為òm(om)、am，òp(op)、ap。om、op來自中古咸攝，如甘、堪、合等字；am、ap，來自中古深攝，如金、錦、及等字。雖然om、am、op、ap現已合併為[ɐm]、[ɐp]，但港府系統沿用舊音，如紅磡的「磡」，今音[hɛm]，港府標hom；和合石的「合」今音[hɛp]，港府標舊音hop。然而，這類舊讀現在只存留在舊地名的標音之中，現在的姓名、地名都用am、ap代替om、op。

5. 兼收文白異讀：

粵語有文白異讀，例如命[mɛŋ]、[mɛŋ]，青[ts'ɛŋ]、[ts'ɛŋ]，醒[sɛŋ]、[sɛŋ]，前者[ɛŋ]為文讀，後者[ɛŋ]為白讀，港府系統也兼收文白讀。如[ɛŋ]與[ɛŋ]都標為ing或eng，[kɛŋ]可標為king或keng，[kɛŋ]可標為keng或king，即「徑」[kɛŋ]、「頸」[kɛŋ]的標音相同，就是文白讀兼收的例子。

五

粵語的聲調，傳統上有九調的說法，就是平上去入各分陰陽，陰入再分上下。在十個通行的標音系統中，共有三類的標調法：數字標調(劉錫祥、饒秉才、語言學學會、喬硯農、教育學院、廣州話正音字典)，符號標調(黃錫凌、何文匯)，符號加字母標調(耶魯)；另有不標調的(港府系統)。

數字標調分1至6調和1至9調兩種，又有標在右上角的，或是直接標在旁邊的。符號標調的主要差異在上聲標'還是˘。符號加字母標調與其他標調系統不同，不以調類的平上去入區分，而以調值的平、升、降來標示，平調用ˉ、降調用ˋ、升調用ˊ、陽調於聲母後加h。

六

從上面的分析與討論，可見通行的系統之間，聲母的差異相對較小，主要集中在[ts][ts'] [s]組；韻母的差異則很大，標音完全相同的韻母只有六個([i]、[iu]、[im]、[in]、[ei]、[m])，其餘的四十七個，有二至六種的標音方法；聲調也有三大類的標示法，而大類之間又有一些小差異。所以，用「戰國時代」來形容香港的粵語標音，也不為過。

如果以香港學生使用的角度來看，一般來講，以黃錫凌系統最為通行。例如中華新字典(八十年代出版)、商務新詞典(九十年代出版)都使用這個系統。其次是饒秉才系統，例如

香港小學生中文詞典(九十年代出版)就使用饒的系統。雖然這兩個系統最為通行，但大部分香港學生都未能掌握這兩種系統。原因是學生大都沒有學過拼音，無論是中文、英文，一般都使用死記硬背的方法，又或是用同音字的方法去記音。而字典中的標音系統，大多視而不見，又或是只看標音旁邊的同音字。當沒有同音字、同音字不會唸時，才會轉看標音，更常見的情況是直接問老師。

各系統中，最為香港市民最熟悉的，應是港府系統。在前文的討論，大體上已看到這「系統」的系統性很弱：聲母不分送氣不送氣，韻母不分[e]、[ɛ]，[o]、[ɔ]，[ɐ]、[a]，不分[i]、[ei]，[u]、[o]、[ə]，五十三個韻母有一百種標音法，也不標調。可是，這系統正是政府轉寫人名、地名的根據。回歸後雖然有一些改變——市民可選擇以中文來辦理公共事務，但政府主要仍是以這套拼寫系統來辦事。由此可見，港府系統在本質上深入了每個香港人的生活，縱然政府沒有任何的宣傳，這套系統仍是使用率最高、最通行的。因此，一般的香港市民，無論是否學過粵語標音，都清楚姓陳大抵是 Chan，姓李可以是 Lee 或者 Li，姓葉可以是 Yip 或者 Ip。又由於這些資料大多是姓名、地址，是慣用的資料，一般沒有甚麼標對標錯的概念。近年政府的做法更為寬鬆，就是讓市民自行決定拼寫的方法，例如姓鄭[k'wɔŋ]一般是 Kwong；由於讓市民自行決定，所以拼為 Kong(與姓江[kɔŋ]相同)，也不成問題。

通過比較粵語標音系統，無疑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系統之間的異同，然而，從共時角度來看、從使用者的角度來看，沒有公認的粵語標音方案，確實會造成許多不便。一套公認標準粵語標音方案，亟待有關當局去整理。

參考文獻

- 何文匯. 1989. 《粵音正音示例》。香港：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 黃錫凌. 1941. 《粵音韻彙：廣州標準音之研究》。上海：中華書局。
- 黃錫凌. 1995. 《粵音韻彙：廣州標準音之研究》重排本。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 喬硯農. 1974. 《中文字典》。香港：華僑語文。
- 饒秉才. 1985. 《廣州音字典》。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 饒秉才. 1997. 〈修訂廣州話拼音方案的新設想〉，《第五屆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
- 通用圖書有限公司. 1995. 《香港街道地方指南》。香港：通用圖書有限公司。
- 鄔文英. 1995. 《粵語羅馬拼音方案的比較》，香港理工大學碩士論文。
- 吳智勳. 1976. 〈略談粵音讀法常識〉，《中國文學系年刊第十期》。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中國文學系系會。
- 香港語文教育學院. 1990. 《常用字廣州話讀音表》。香港：香港教育署。
- 香港語言學學會. 1997. 《粵語拼音字表》。香港：香港語言學學會。
- 詹伯慧. 2002. 《廣州話正音字典》。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Huang, Po-fei. 1970. *Cantonese Dictionary: Cantonese-English, English-Cantones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Lau, Sidney. 1972. *Elementary Cantonese*. Hong Kong : Government Printer.
- Samuel, Wells Williams. 2001. *A Ton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Canton Dialect*. London: Ganesha Publish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Romanization Systems Used in Hong Kong

LAM Yanyan

Abstract Cantonese is the official language in Hong Kong. It is the language of choice for education, business, government, and the media. However, there is no authorized romanization system in the region. Though Cantonese is widely spoken in Hong Kong, without a standard romanization system, it will bring inconvenience to users. This article compares ten romanization systems used in Hong Kong and shows how the current situation is.

Keywords Cantonese, romanization